

【香港】馮明之



亂世風情

7207.57  
817

# 乱世风情

〔香港〕冯明之

花城出版社

粵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：廖 文

封面设计：黄向卫

乱 世 风 情  
〔香港〕冯明之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125印张 1插图 130,000字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4,240册

ISBN 7-5360-1242-X/I·1102

定价：3.5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描写一个妙龄女子被逼婚，而逃亡到大都会广州，沦落风尘的种种坎坷际遇。其间，有黑暗的笑声，有新生的阵痛；有沉郁的忧伤，也有对光明的憧憬；挾伐乱世的魑魅魍魉，倾诉底层人们的离合悲欢。怒目金刚，徘徊哀婉，交织成章，是濒临灭亡的旧世界的悼亡曲，也是行将诞生的新时代的里程碑。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| 最初的暴风雨 .....  | 1   |
| 二  | 冲出暴力的包围 ..... | 8   |
| 三  | 海上的侦骑 .....   | 15  |
| 四  | 茫茫的大都市 .....  | 21  |
| 五  | 逃不出的网罗 .....  | 26  |
| 六  | 奇货可居 .....    | 31  |
| 七  | 死里逃生 .....    | 37  |
| 八  | 惊心动魄的人家 ..... | 45  |
| 九  | 红梅一树开 .....   | 55  |
| 十  | 冰雪聪明 .....    | 60  |
| 十一 | 相逢如梦寐 .....   | 73  |
| 十二 | 虚荣的滋味 .....   | 83  |
| 十三 | 多边形的角逐 .....  | 98  |
| 十四 | 侯门一入深如海 ..... | 110 |
| 十五 | 不测的波涛 .....   | 125 |
| 十六 | 龙争虎斗 .....    | 136 |
| 十七 | 布置新的攻势 .....  | 143 |
| 十八 | 风云变色 .....    | 154 |
| 十九 | 庆功宴的收场 .....  | 165 |

|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〇 | 血案的诞生 .....  | 171 |
| 二一 | 惊弓之鸟 .....   | 181 |
| 二二 | 乱世的风情画 ..... | 187 |

## 录 目

|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|-----|
| 1  | ..... | 一   |
| 2  | ..... | 二   |
| 3  | ..... | 三   |
| 4  | ..... | 四   |
| 5  | ..... | 五   |
| 6  | ..... | 六   |
| 7  | ..... | 七   |
| 8  | ..... | 八   |
| 9  | ..... | 九   |
| 10 | ..... | 十   |
| 11 | ..... | 十一  |
| 12 | ..... | 十二  |
| 13 | ..... | 十三  |
| 14 | ..... | 十四  |
| 15 | ..... | 十五  |
| 16 | ..... | 十六  |
| 17 | ..... | 十七  |
| 18 | ..... | 十八  |
| 19 | ..... | 十九  |
| 20 | ..... | 二十  |
| 21 | ..... | 二十一 |
| 22 | ..... | 二十二 |
| 23 | ..... | 二十三 |
| 24 | ..... | 二十四 |
| 25 | ..... | 二十五 |
| 26 | ..... | 二十六 |
| 27 | ..... | 二十七 |
| 28 | ..... | 二十八 |
| 29 | ..... | 二十九 |
| 30 | ..... | 三十  |

## 一 最初的暴风雨

晚上九点钟的时候，大厅上的客人已经渐渐散尽，周家七老爷的生辰宴会，好容易才算是结束了。现在只剩下几桌熟客还在客厅里搓麻将，周家的大小仆人，虽然松了一口气，可还是忙得不可开交，一边要收拾大厅上的椅桌与杯盘，一边又忙着替麻将台边的人递茶送烟，弄得腰背也有点麻软，一个个都怀着满肚子的牢骚。只有三姨太身边的婢女小梅是偷着欢喜的，她嘴上挂着一丝忍不住的笑意，把最后一批客人的香巾收拾进厨房之后，就坐到工人的饭桌上吃饭。

以偷笑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可是知道这个原因的，在周公馆里却只有四姐一个人，她和小梅平日顶合得来，两个人常常偷空去看戏，现在四姐的话一说出来，整个厨房的空气就顿时变得活泼了。大家举起酒杯，嚷着要敬小梅一杯“寿酒”，小梅哪里肯喝，只是红着脸大叫：“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！”但是，花匠阿祥却取笑着说：“喝吧！和七老爷同日生的人，这是很大的福气呢！”小梅有点窘，坚持着不肯喝，她说：“还提什么福气？同人不同命，同伞不同柄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喝！”

小梅自己的话没有错，“同人不同命，同伞不同柄”，她的命运哪里敢拿来与七老爷相比？七老爷是西江一带有名的绅士。本来叫做周百全，因为排行第七，而且又是周家兄弟中最能干的一个，所以早在少年时代，就已有“周家凤凰”之目，跟他身份相同的朋友，都把他称作“凤凰七”，以表敬重。他从父亲手上承继了百多亩肥田，加上了他自己善于经营，精于打算。近十年间，已经翻盖了一座大大的房子，置了良田千顷，另外在广州、梧州、肇庆等地开了几间办庄，富甲一乡，成为地方上最有福气的人。小梅不过是他的一萍灶下婢，她拿什么来与这样一位威风八面的老爷相比呢？小梅正想着，当厨房里正闹哄哄的要吃小梅的寿酒时，一个丫头从外面跑了进来，大声地喊道：“小梅，小梅，老爷叫你进去！”小梅接着，这个丫头做了一个鬼脸，大家的心下早已明白了一半，笑声停住了。小梅有气无力地拿起碗来，大大地扒了两口饭，一边咀嚼着一边出去了。周家的七老爷此时已有几分醉意，正靠在书房的藤椅椅上，闭目养神。他的绰号，初时虽叫“凤凰七”，可是前不久这“凤凰七”三字，却变作了“封王七”，原因是他手下有许



多佃户，租了他的田，借下他的债，而他对收租收息从来不肯马虎，手段又辣，便把他称为“封王七”。既然已经“封王”，则其威势自亦可想而知。西江上游两广交界各县的地方，听到“封王七”这三个字，谁敢不让他几分？现在这一位封王人物，吃多了两杯酒，却躺在椅子上低声呻吟起来。小梅顺手蹑脚地进了书房，看看没有其他的人，老爷又闭着眼睛，便只好壮胆无措地站在旁边，低声喊一声“老爷”。这时，封王七的醉眼微微张开，望了小梅一眼，便说：“你来了么？好呀！我两条腿酸软得很，你替我揉一回吧！”小梅听了，没有办法推搪，只好从衣橱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垫子，蹲下身来替他一下下地捶着腿骨。心里惦记着厨房里那一桌自己的“寿酒”，可是口里却不敢说出来。

约摸过了二十分钟，小梅的手已开始感到疲软，封王七的眼睛突然睁开。他对小梅说：“替我把书房的门关上吧，有点冷。”小梅只好站起身来动手关门，但是一边走，一边心里怦怦地跳着，她意识到今夜又有什么新把戏要来了，不过却没有法子摆脱，便只好随手把门带上，没有下臼就转回到老爷的面前。这时封王七已把马褂上的扣子解开，再对小梅说：“衣裳呢？替我换了衣服睡吧！我醉了。”小梅的嘴哑了一下，有点胆怯地说：“我去请三姨太来服侍老爷，好吗？”封王七听了，连连摇手，也没有答话。小梅无奈，只好替他褪去衣服搬出来，红着脸儿给他换上。老爷虽说是快近五十的人，可到底是个男人，小梅今天才过十八岁的生日，以一个十八岁的少女替一个男人换衣裳，她怎能不脸红呢？

此时，封王七的脸上也是红红的，他却是“颜衰酒借红”，借着这几分酡意，他索性躺到床上教小梅给他捶背去了。

揉了一会，他忽然翻身过来，一把抓住小梅的左手，使劲地捏着它，同时用一种对下人从未有过的温和声调说：“揉得久了，你的手疼吗？”小梅给他这样一揉，胸口愈发跳得利害，口里只是说：“老爷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！”可是，封王七不仅不放，反而连她的右手也紧捉起来，堆出一副嬉皮笑脸对她说道：“小梅，你怕什么？我把你收起来做四姨太太吧！”说着便把热辣辣的脸庞向小梅的脸上贴过去，并且乘势用右手把她的腰环抱着，向自己身上一拉，左手就伸到她的胸前。一阵酒气直冲进小梅的鼻孔里，叫人欲呕。

本来，小梅对于闪避这一位老爷的动手动脚，也不是没有经验的。可是，过去的攻势没有来得这样猛烈，而且两次都亏了三姨太在走廊上的脚步声，使封王七不敢过于猖獗。现在这一次却不同了，他的拥抱是那样用力，手和口是那样疯狂，使小梅也不得不用发狂的力量挣扎。她拼命地摇头一摇，身子一挺，就从床上站了起来，但是封王七用劲把她一拉，她却又倒到他的怀里去了。这样争持了一阵，封王七拚着全力要用嘴去吻她的口唇，冷不防她的前额向前一顶，竟不偏不倚撞在封王七的门牙上，封王七“哟”地喊了一声，上排的门牙便被敲脱了一只，口里鲜血直冒，小梅乘这个机会，挣脱了身，回头就跑向门口飞奔，一只手还在整睡衣上被解开了的纽扣。

回到厨房，她这才惊魂稍定，这时四姐正在洗刷着厨房里的用具，看见她那种神色张皇的样子，便假作替她煮饭，凑到她的耳朵边问道：“吃板肥！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小梅淌着眼含着泪水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，只在嗓子里蹦出了两个字：“老爷……”这样一来，四姐心里就有了数。但也不便多问，只

得叫她先行吃饭，等一会再说。停了一会，小梅匆匆把饭吃完，外面又有人来传她到书房去了。

这一次再到书房，准是凶多吉少的了，小梅的脸上泛着青，但也不能不去，到了书房，只见二姨太三姨太都本美一样坐在那里，脸上的表情阴森得怕人。周老爷半身靠在床上，眼睛里冒着凶光，掩着嘴巴不作声，身旁还站着一个管家，一个后生，他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瞧着小梅。三姨太一见小梅进来，便霍地从椅子上站起，伸出右手朝小梅脸上没头没脑地乱掴，口里叫着：“贱丫头，你干出的好事！”她这样做，其实无非要发泄自己胸中的积愤。她嫉的是封王七贪新忘旧，竟然在婢女身上打起主意来，可是口里却不便说出。这时坐在旁边冷笑的二姨太却开口了，她说：“算了吧！既然老爷喜欢她，就让她去吧！”在二姨太的眼光中，这正是“事有奉报”，三姨太抢去自己的老爷，现在又来了一个小梅跟她分一杯羹，这实在是天理循环，她倒可以幸灾乐祸。三姨太听了她的话，知道她是在说风凉话，嫌他人之恨，便更用力地抽打小梅泄愤。然而，封王七这时说话了：“住手，住手，我要娶她做四房妾侍，你不要打她。”这几句斩钉截铁的说话使三姨太大大地吃了一惊，她这几年擅宠长房，万万料不到封王七竟会在自己的面前公开袒护一个婢女，而且声明要娶她，这无异说明她在封王七的眼中再没有过去的地位了。她一想到这里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就伏在桌子上呜呜咽咽泣。封王七也不理睬她，眼光只注射在小梅身上，小梅此时也在揩眼泪，二姨太却很大方地对她说：

“怎么样？老爷要收起你，你还不过去服侍服侍他么？”

二姨太的这一句话，打在小梅的心上比三姨太的几十巴

事还难受百倍。她自幼在周家长大，封王七的作风她是清楚的：高兴的时候，说是收起，玩了几个月，讨厌了，还不是要撵？现在的二姨太，因为是大太太替他讨的，三姨太则因为多少有点手段，所以才能坐稳了姨太太的位子，其余的女人，谁不是到头来哭哭啼啼的被赶跑了？小梅一想到那些可怜的女人，就等于看到了自己的命运，她呆笨地站在那里，不知做什么事才好。幸亏封王七自己说：“好吧，我现在的牙齿还在疼，你替我把药棉换好，明天换过衣裳，再搬到上房里去吧！以后你也不必服侍三姨太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转头关照管家说：“三姨太那边的房间，你另外调一个勤快的人去照料。”他的这一句话，就算是安慰了三姨太，三姨太也知道老爷的脾气，除了吸泣之外，不敢再说些什么。

小梅无可奈何地替封王七换过了口中的药棉，心里忍不住刚才把他的牙齿多碰折几颗，也好发泄胸中的闷气。药棉换完，她就掉头走了出去，一面擦眼睛一面摸回自己的房间。这时内内外外许多下人都用神秘的眼光看着她，却也不敢发笑。她一回到房内，就伏在床沿上大哭起来，跟她同住一个房间的两姨，早已知道了一切，她站在小梅的旁边，神情也有点麻木，嘴里只是说：“哭什么呢？这也是穷人命里注定的。给他收起了，如果做得好，也可以学三姨太的样，享享他个富贵荣华。还是平下心来听天由命吧！做妻做妾都是天定姻缘，不要哭了！”

可是小梅还是在哭，她愈想愈伤心。今天是小梅的生日，外面的麻将声仍然哗啦地响个不停，而一场狂风暴雨却已打在她的身上。最后抬起头来，泪眼汪汪地望着四姨说：“不！我宁愿死也不肯嫁给他，死也不嫁！”

“但是，不嫁怎么成？”四姐疑惑地望住小梅，侧身坐到她的床上，“你知道他是好惹的么？唉！总之是穷人命苦……”

圖書出版界 二

一、關於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辯論。在過去十年中，  
 由於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，許多國家  
 都開始重視環境保護問題。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，  
 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？是應該優先發展經濟，還是應  
 該優先保護環境？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。我們認為，  
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不可分割的。我們不能為了經濟發  
 展而犧牲環境，也不能為了保護環境而忽視經濟發展。我們  
 應該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，實現經  
 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。

[illegible]

## 二 冲出暴力的包围

第二天清早，四姐假装有事，到后园里找着花匠阿祥，跟他叽咕了几句，就回来提起菜篮，径自到市场上买菜去了。

菜场上这时还不算很热闹，街角上有一家名叫“西兴”的铺子，专门卖些猪牛及第粥，平日生意总是冷清清的。四姐到了那里，拣一个位子坐下，要了一碗猪什粥，便在眼巴巴地等候阿祥，当她的猪什粥快要吃完时，阿祥便慢条斯理地走了进来。

四姐一边招呼他吃粥，一边看看四无人，就告诉阿祥：小梅有一件事情要请他帮忙，因为她决定要走了。

“走？走到哪里去？”阿祥有点惊奇。小梅昨天晚上的遭遇他是晓得的，而且他也觉得小梅如果真的嫁给封王七做小，便正合了“鲜花插在牛粪上”的一句俗语。但是她嫁不嫁，走不走，于自己有点什么关系，却要自己帮忙，这就是他不明白的一点。

四姐说：“小梅昨天想了一晚，决定宁死也不嫁给封王七，

她打算跑到广州太城去自己找工做，想托你替她找一个人。”

“找一个人，”花匠沉吟起来，最后却恍然大悟地说，“对了，她一定是要我去找林树那个小伙子！”

四姐听他说得不错，禁不住连声赞他聪明，还说：

“小梅本想自己去找他，但是怕给别人碰见了惹出麻烦，再说今天公馆里正在替她办喜事，她也不易抽出身来，所以要你走一遭。”

林树本来是当地一个年青的水客，平日专门在西江跑上跑下，替人带信，同时也顺便办点小货物。花匠阿祥跟他同村，所以熟悉他。小梅和他之间有点感情，这是阿祥早就看出来的，如今经过四姐一提，他就更觉得自己的观察没有错，颇显得意，他说：

“我去找他是容易的，只不知道他是否已从广州回来，而且不知小梅要我替她传的是什么话？”

四姐说：“话倒简单，你只要告诉他小梅要到广州去，她准备坐下午三点钟开航的那一条新公利拖渡，你就叫林树在那个时候到码头见见她。如果赶得及的话，最好能够陪她一道到广州去。”

阿祥点头答允，两人就会钞出来，走了几步，阿祥忽然从怀里摸出四张五元港币来，塞进四姐手里，说道：

“小梅一去，不知能否找到工做，林树做一份水客，供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，也不会有多少钱帮忙她，我看先送给她这二十块钱，让她拿来防防身吧！”

四姐茫然地望着他，为他的热情感动了。她握着钞票，和阿祥分手，就近买了点小菜，就匆匆跑回公馆。

此时公馆里也相当的忙，虽然昨夜客人的麻将到天亮才

散，可是新的热闹又来了。这天，三姨太赌着气没有起来，但是三姨太一时却成了周公馆的忙人。她为了报复几年来从三姨太那里受来的闲气，对于收起小梅的事特别觉得兴奋，一早就叫管家喊裁缝来替小梅量身材，要赶在当天晚上替她做了一套新衣，又叫人打扫上房，布置床帐，半真半假也要造成一个洞房的样子，好让封王七今夜与小梅合卺。这一件突如其来的“喜事”，紧接在昨天封王七生辰的盛宴之后，真使那些底下人有点吃不消，但是既然有了命令，也就不能不从。

小梅闷坐在房间里，听着外面嘈杂的人声，知道他们吵的正是为着自己那一段莫名其妙的“喜事”，心里不觉又焦急，又悲凉，她盼望了许久，才见四姐推开门走进房间里来，于是迫不及待地就问：“找到了吗？他去了没有？”四姐很自然地 toward 四周望了一下，很有把握地说：“阿祥这人真好，他不但帮忙，而且还送给你二十块钱。”接着她就把阿祥的钱交给她，小梅顿时奉待不要，可是想起途中要钱用，也只好收下，她说：“这个钱，我现在收了，将来一定还他，但愿我平安到达广州！”四姐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得打起精神，赶在三点钟之前上船，而且走了可千万不要回来！”小梅说：“谁稀罕他这个鬼地方？还回来干什么？”

四姐真感到有点悲伤，这样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，无亲无戚，却要跑到老远的广州去讨生活，前途不知是祸是福。她不知该向她说说什么话才好，只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十块钱给她，算是帮助她的路费。小梅自己积存有三十九块钱，还有一枚金戒指，加上阿祥跟四姐两人送的三十元，统统藏在身上，再把箱子里几件较干净点的衣服穿起，这样就等于帮了她



全部的行李了。

当小梅若无其事地跨出周公馆的大门时，正是下午两点钟，门房上的佣人范长顺看到她，还打趣着问道：“快要做新娘子了，还到什么地方去？”她的答复是到市上去电发，范长顺便哈哈大笑起来。谁知道到了五点钟的时候，周公馆的管家却气急败坏地赶到门房里来，一见范长顺，劈头就问：“你看见过小梅么？她到底哪里去了？”范长顺说：“她刚才出去了，说是去电发。”“电发？谁给她电发的钱？”管家不觉双脚顿起地来，接着说，“你怎么随便放她出去？你现在可要把人交出来！”范长顺听了，不觉冒出满头大汗，于是管家把他带进了大厅。

大厅上这时的空气严肃得怕人，封王七铁青着脸坐在那里，看着二姨太盘问四姐。原来五点钟的时候，裁缝店依时把新衣送了来，二姨太就准备把小梅叫出来试穿，并且打算着实替她打扮一下，好气一气三姨太。谁知派人到房间里却找不着小梅，再来厨房，书房，横厅，后园，厕所各处寻遍，也看不到她的影子，于是二姨太着了慌，立刻找来管家，又派人通知了封王七，一时上上下下都知道小梅不见了。有人怀疑她也许会自寻短见，但是从她房间里翻出她的衣箱，发觉里面零乱不堪，少了几件衣服，知道她是出走了，于是便把她同房的四姐传来讯问。四姐对于小梅的出走，一概推以不知。只说吃过午饭还见小梅在房间里哭泣，后来因为厨房里忙着准备今夜的“暖堂饭”，到处的婢仆们人手不够，她一直替他们拣菜心，所以小梅什么时候出了房间，她也不得而知。二姨太见盘问不得要领，便装出气愤的样子把手上的新衣朝桌子上一丢，偷眼看看封王七的表